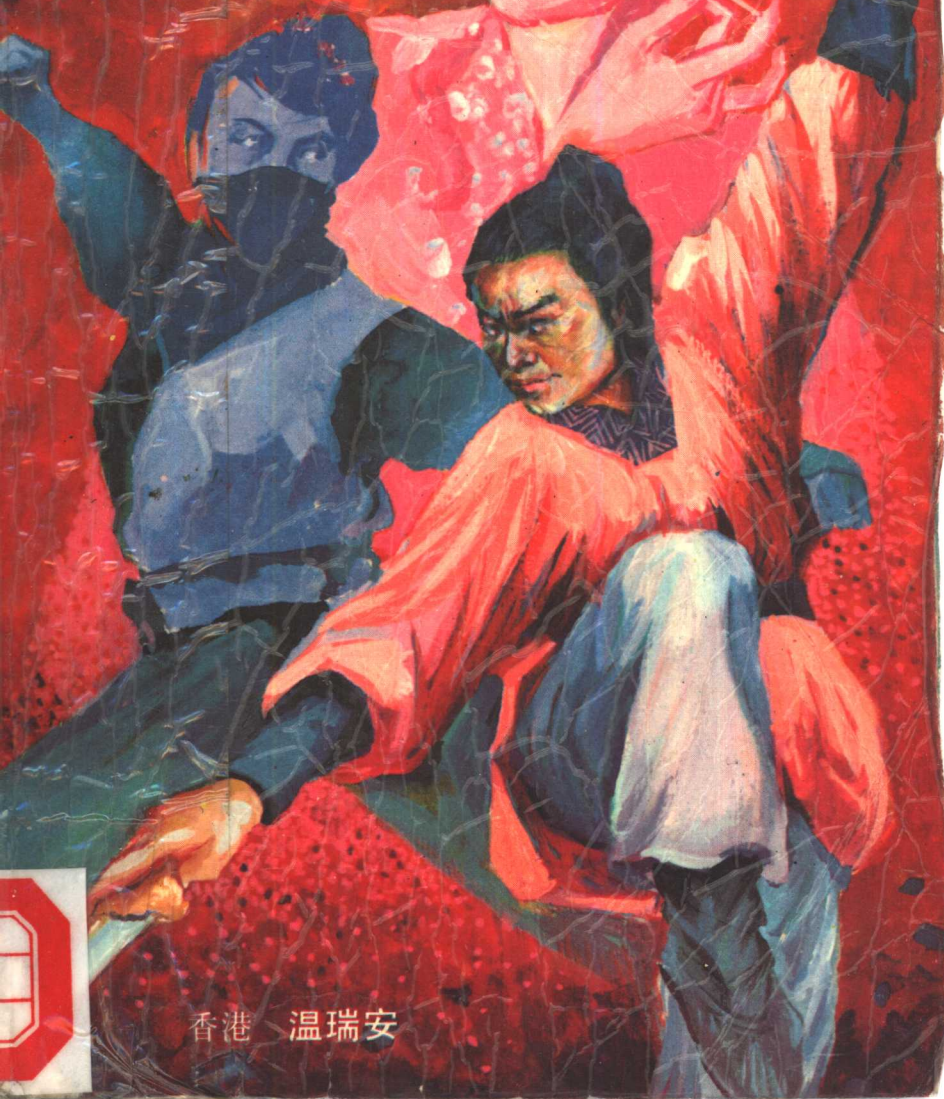


四大名捕会京师

杀楚



香港 温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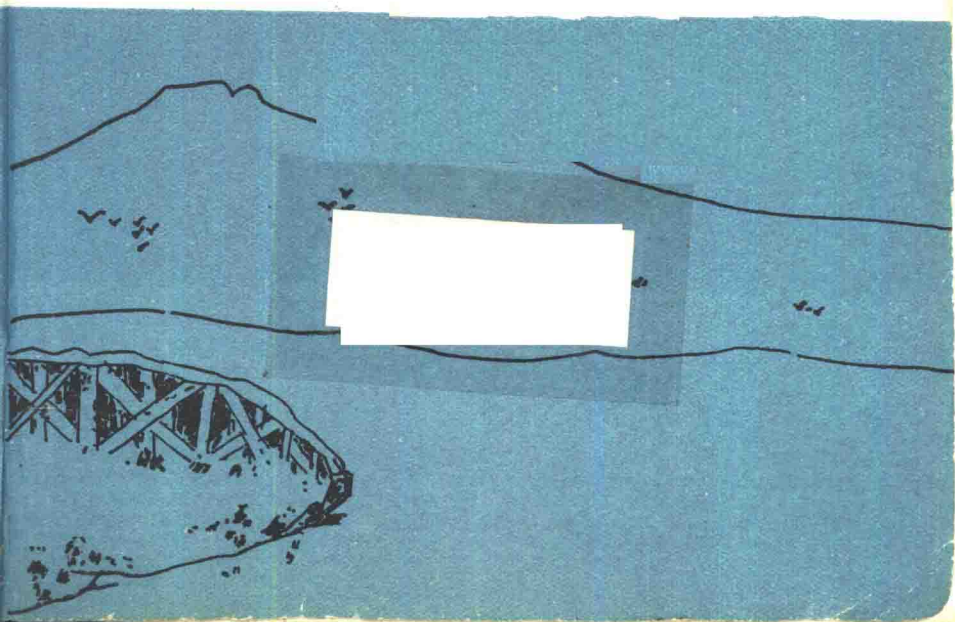


四大名捕会京师

I 24715
1059
1

香港 温瑞安

杀楚



四大名捕会京师

——杀楚

香港·温瑞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¹/32·9.25·193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0

ISBN 7-5057-0180-0/1·106 定价：3.50元

目 录

一	寂寞、凄落而幽美的歌	1
二	剑光象一句杀人的诗	11
三	以绝世之功求俗世之名	21
四	黑旋风小白	32
五	依依楼上一惜惜	43
六	身在洛阳里，当知洛阳事	53
七	深碧的剑	62
八	那一刻的心动	71
九	这一刻的动心	81
十	七发断眉	90
十一	三不杀	100
十二	美丽的花	109
十三	没有眉毛的人	119
十四	花刺	128
十五	花落满地	138
十六	当轿帘掀开的时候	148
十七	星星·晶晶	158
十八	碧剑蓝星	168

十九	行雷与闪电	178
二十	梦里的飞星	189
二十一	击掌为誓	200
二十二	秦时明月汉时关	210
二十三	破体无形剑气	219
二十四	只决斗，不杀人	229
二十五	死人未死	238
二十六	横刀立马，醉卧山岗	248
二十七	相思亭一战	258
二十八	岸上与水里的敌人	268
二十九	答案与疑问	277

一 寂寞、凄落而幽美的歌

“杀楚？”

“什么是杀楚？”

“杀楚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一件东西，一句暗号，一项行动，或什么都不是？”

崔略商和方邪真本来根本没听说过这两个字，也不知道这两个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看见死人和流血；等到他们明白这两个字的真正意思，很多事情已经莫可挽回、追悔莫及了。

崔略商和方邪真本来也并不认识。

但他们第一次同时听到“杀楚”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一样的摸不着头脑。

崔略商正在喝酒。

大热的天气。热得路面上都蒸腾着烟雾。拉车的、赶路的、办货的、骑马的、牵驴的，全在这热雾中变了形，一截一扭的，象是烈日曝晒下的芽虫。人人都只想快些挣得几步路，早些到这驿站的茶寮来躲一躲凶暴的烈日。

外面的亮烈刺眼，显得茶寮里分外阴凉。崔略商微带醉意的眼，看了一阵，心中只想：大地苍生，谁不栖惶？谁不庸碌？

谁都在赶着自己的路，只不过看路好不好走，沿路风景如何、风雨如何！

他继续喝他的酒。

他一向嗜杯中物，但今天没有多喝。因为再过三十里地，就是洛阳城。

他此行是要来侦查一件杀死充军朝官孟随园的案子，他要保持清醒，所以他不能痛饮，他不能醉。

其实众人皆醉，何必独醒？众人皆醒，何必求醉？人生里不妨微醉，略作酩酊，眼里乾坤，才是最幻中求真、如真似幻的事。

崔略商喝了几壶酒，因已赶了十几天的路，有些困乏，便想瞌一瞌……

突然间，传来马蹄疾响，象行雷一般，迅即迫近。

两名窄衣短打、敞襟系巾的大汉，策马驰卷而至，饶是在白日里、官道上，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劲骑、这般的壮汉！

看这两骑如脱弩之矢的来势，便可以断定大都不会在这驿站作歇。由于他们奔行极急，在道上正向茶寮走来的行人，不管是往城门方向还是背向，生恐被飞骑撞上，纷纷走避不迭。

这使得茶寮里的客人都惊异地注视。

崔略商本想枕首臂上，小息片刻，这时，也陡然睁开神光湛湛的双目，挺起双眉，往外望去，但伏在桌上午寐的姿态完全不变。

两骑已驰近茶寮，途人惊呼、走避，拴在茶寮附近的牲口也被惊得希聿聿一阵顿蹄。

崔略商的视线，却不在那两名劲装大汉的身上。

他发现了一个人。

一个途人。

这是个青年书生，穿着一身洁白的袍子，远远看去，真是白衣胜雪，衣白不沾尘，素净得象深山幽谷中一道清瀑。崔略商一眼望去，就感觉到这仿佛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

这是崔略商对方邪真的第一印象。

两匹健马疾驰的时候，有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走慢了一些些，跟着就要被铁蹄撞倒，但是那白衣书生忽然一闪，再下来就发现那老人家好端端的已到了路旁，在白衣书生搀扶下平平安安地在走路，只不过脸上却露出十分茫然不解的神情来。

那两匹马上的大汉，因为赶路匆忙，也没注意到这发生在瞬间的变异。

没有人发现在那一刹那间，有一个看来弱不禁风的书生，在众目睽睽下施展了惊人的轻功，救了一条人命。

除了崔略商。

他发现白衣书生在瞬息间施展了轻功。

而且还是一种绝世的轻功。

“万古云霄一羽毛”——三十年前，一代奇侠方歌吟，便仗着这一种集七八种轻功之大成的身法，飞越数十丈的壑谷，米拯救各派武林同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今，竟然在这洛阳古道上，日正当空下，众人不觉中，在一个白衣书生身上重现。

崔略商的眼睛亮了。

凡是醉了的人，谁都没有这么亮的眼睛。

那两匹疾驰的马，不意却在茶寮前骤止，由于勒马太急，两马一齐人立长嘶，店里的客人内心怔忡，不知这两人是什么来路，店里的伙计见两骑来势汹汹，都不敢上前招呼。

其中一名浓眉浓胡的大汉俯身大声发问：“喂，掌柜的，借个讯儿，可见两顶大轿、一行官家侍从，打这儿来过？”他嗓门虽大，说话到还挺客气的。

掌柜的忙着起身出迎，因为不知对方是什么来路，所以越发客气：“回大爷的话，今天有镖行的、商队的、买卖的来过，就未见有您说的官眷队行来过。”只敢说请他们下马进店里歇歇。

另一个鱼眼狮唇的大汉怪眼一瞪，咕哝道：“怎么还没来，难道……”

先前那名浓眉大汉忙使眼色制止他说下去，便拱手道：“我谢你啦，也许是错过了驿头，叨扰了。”

说罢两人吆喝一声，打马急驰而去，只见沙尘滚扬，一忽儿便没了踪影。

那白衣书生却已行入了店内，找了张最干净的位子，坐下，伙计上来倒茶，他却只要了一杯水，细细地品尝着，仿佛这开水回味无穷。

崔略商忍不住又望了他一眼。

这一眼，只有一个感觉：好一个俊秀而忧悒的人！

这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展眉，一回眸，都有说不出的傲岸和忧愁，就象高山的白雪，遗世而独立，那种不求世间予同情、寂天寞地的冷傲和忧愁。

尤其那一双眼睛。

崔略商心头微微一震。

他没有见过忧悒得那么不在乎的人。

这人手上一个旧旧的蓝包袱，用一把长形物体挑串着，那长形的物体裹着一层洗得褪了八成颜色的蓝布，想必是剑。

一把用旧布紧裹着的剑。

只听在茶居里有两个镖师在交换意见：

“你看是什么来路？”

“根本就不对路，这两个家伙准是来摸底探道的。”

“着呀，我看见他们是先来放哨，待会儿少不免有事。这等明目张胆，所谓不是猛龙不过江，手底下自然有斤两。”

“这可怪呀，看他们是摸上了官路，这可不是寻常的买卖。”

、“我们还是避一避吧，咱们‘五花镖局’可犯不着在这儿糊里糊涂的挨红刀白刀。”

“着呀。”

那一肥一瘦的两个镖师，正想起身结账，忽然从店门外进来了一个精神矍铄、瘦骨峥嵘的白胡子老头，一双炯炯有神的锐目，一进来就神威棱棱地逡视店里一遭，这一刹那，店里每一个人仿佛都给他如冷电的眼神逼了一逼，然后这老头向掌柜的道：“有没有看见池公子的队伍来过？”

掌柜的也看出势头不好，嗫嚅道：“什么池公子……”心中一直在打突。洛阳城里，有“四大公子”，那是“小公子”池日暮、“多情公子”游玉遮、“老公子”回百应、“女公子”葛铃铃。

这洛阳四公子，门下无不养士，少则有两三百，多则逾千，

而且结交异士奇人，跟官衙又有往来，朝中也有仗荫，都是既富且贵，极有声名，甚具影响力的人物。就算是县官、御史，也对这四大公子刻意结纳。这四位公子本身在文才、武艺上，各有造诣，这茶铺掌柜，一听这干“不速之客”，似是针对四大公子中最得人缘的池日暮池少公子而来，心中早就慌得悬在半空，不敢实话实应。

那矍铄的老头子却忽然自袖里摸出一面腰牌，在掌柜面前迅快地晃了一晃，压低声音道：“我是邻县捕快，奉命来追查一桩案子，你可别欺官瞞公！”

那掌柜一见是衙门来的人，忙说：“没有，没有，池公子还没有到来，但早先有池府的人来过，预先打点好了，池公子的队伍待会儿就要经过，我们敬备水酒，以供他们休歇饮用。”

那老头眼神一亮，只说：“果然，好，很好。”

这时，只听一阵吆喝之声，两个脚夫，赤膊搭巾，抬着一顶黑忽忽的小轿子，走近茶寮来，脚夫经过时，扭头望向店里，只见那矍铄老头一颌首，脚夫便在槐树荫下停轿，抹汗歇息。

这一路猛热的天，两个脚夫拍了这么一顶轿子，奔行长途，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只是出了一身的汗，猛烈的阳光，照炙在他们肌肉贲突的臂肌上，越发令人感到一种逼人的刚烈之气。

而轿子坐的也不知是什么人，大热的天，已在里面别了那么久，也不出来凉快凉快，透透气。

那两名镖师本来正要离开，但见有官衙的老手来了，倒留了下来，想看看热闹。

白衣书生还在品尝着白开水，眉宇间还是洋溢着那股淡

淡的郁色。

崔略商这样多看了几眼，忽然之间，白衣书生似有所警觉，目光也向他这边看来。

正在此时，一队人马，忽在黄尘漫天的尽头出现。

这一队人马，总共十一人；四骑在前，四骑在后，三骑居中。

前后八骑，一概玄衣幞头，神容无不精警俊秀。

中间三骑，左边是一名文士，五绺长髯，及胸而止，脸如冠玉；右边的是一名武士，一副勇悍坚忍的气概，骑在马上，就象一个战神。

这整支队伍，都只意味着一件事情：他们都在守护着最中间的那位公子。

那位王孙公子般的年轻人，骑着毫无杂色的乌雕马，金鞍珠珮，马上还撑着一方黄幔，显然是用来遮掩阳光的。马上的公子，被黄幔阴影遮掩着，脸目看不清楚，只见他绸袍缎靴，佩剑镶翠，一只手搭在缰辔上，白生生的很是好看。

那在细品白开水的书生，却低低的哼了一声，微微摇了摇头。

十一骑奔近茶寮，速度也缓了下来，马上那名坚忍的武士道：“刘爷，可是安排在这儿歇歇？”

那文士忙道：“正是。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那公子道：“好啊，大热的天，也不赶在一时，只要在城门关闭前入关便行。”他这样一开口，谁都听得出他是个随和的人。

文士翻身下马，精明地用眼睛迅速逡巡周遭一遍，才挥挥

手，前面二骑劲汉，立刻下马，为那名公子牵缰相扶。那公子也不要他们牵引，一耸身便落了地，轻得象四两棉花。

那文士道：“这儿离洛阳不及三十里地，申牌时分前准可到得。”

这时茶居中的人无不直勾勾的看着这一行人，目光尤其集中在那气质高贵的公子身上。洛阳四公子名动天下，不论是不是江湖中人，都曾听说过，茶居中人都想趁这难逢难遇的机会，多看他几眼。

只听那背后挂了个箭壶的镖师低声道：“人说洛阳池公子是人中龙凤，此语果然不差，你看他，清眉秀目，玉树临风，岂是寻常能比！”

另一个前腰系着镖囊的镖师却道：“我看他身边的文胆武将，才不得了，不愧是从食客一千五百异人中选拔的。”

挂箭壶的镖师道：“那个留长须摇孔明扇的，便是文胆刘是之了吧？这人就凭着才智计策，把燕薊三股恶匪，全在洛阳池公子名下救平，建功不少哩……”

那系镖囊的镖师低声叱道：“噤声，那武将洪三热望过来了，他是我们刀头舐血的老祖宗，拗他不得的！”

这时，先前的两头健骑，却又回了过来，马蹄的达，已踏近茶寮，这次马上的人似要落脚，并未策马疾驰。

只见文胆刘是之、武将洪三热，一左一右，拱卫着池日暮，找了一张看似是最干净的桌子，正要坐下来，洪三热忽瞥见白衣书生那张桌子，似乎还要干净一些，大步走了过去。他的身形魁梧，一走过去，整个巨影象把白衣书生瘦小的身子吞噬了似的。

“喂，让开！”

白衣书生似没注意到他在说话。

洪三热粗眉一皱，怒道：“喂，我跟你说话，听见了没有？！”

白衣书生神态安详，仍在哼着一支曲子，崔略商却发现他眉尖一剔，已扬起了一丝不屑的神情。

洪三热没有好气，伸手就要往白衣书生的肩膀推去，一面吆喝道：“你是聋子不成？！”

他的手掌正要接触到白衣书生肩膀的刹那，那池公子忽扬声道：“洪总管，你要干什么？”虽在喝止，但声音仍温文好听。

洪三热手势即刻顿住，回首拱手道：“禀公子，这桌子较干净一些，卑职想……”

池公子伸着脖子，往白衣书生那儿张望一下，他的颈项白皙细柔，就是这引颈眺望的姿态，也优雅十分，只听他道：“不必了，人家先来，当然由他占用，这儿位子多的是，也不算脏，不要骚扰人家。”

洪三热道：“是。”遂退回座上。

白衣书生也不答谢，只无动于衷的细声哼着曲子。

崔略商听着听着，觉得那是一首寂寞、凄落而幽美的歌。

忽听那掌柜的道：“这位差官，你不是要找洛阳池公子吗？这位就是……”

蓦地，掌柜的语音被切断。

场中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这变化都在一刹那间发生，刚才还是一班歌脚的人在品茗纳凉，突然间，这地方变成了血肉屠场。

崔略商早已预料到会有事情发生，但他也决没料到会发生得这么猛烈、剧烈、壮烈、惨烈！

第一滴血是由那名掌柜的身上流出来的。

掌柜的那么一嚷嚷，池公子、刘是之、洪三热不约而同，都向那健矍老头望去。

那老头本来就站在那掌柜的身旁。

他倏然出刀。他的刀就藏在他袖中。

他不象在拔刀，只象在拔出一匹银链，一匹白布，便已切断了掌柜的喉咙。

由于他这一刀太快，任谁也来不及挽救，来不及阻止。

连白衣书生也只来得及皱了皱眉头。

二 剑光象一句杀人的诗

刀光暴射，那掌柜的先遭了殃。

刀光一折，往池公子那儿直闪了过去！

刀光映得老头脸上发白，也映寒了池公子的脸。

武将洪三热陡地弹起。

他健硕如山，但没有人能形容他的速度。

他的十指如弹在箏上，哪一弦哪一丝，全不错乱。

他东一掏、西一挖、左一横、右一竖、上一接、下一驳，速度飞快而熟练，几截冷铁已被他接驳成一柄丈二长枪，枪一展开，枪前血挡花地一散，已拦住那老头，把来敌拒于丈五之外！

老头连攻三刀，连环三次抢进，都被洪三热横枪竖刺，搯了出来。

就在这同时间，那店外两匹健马，马上两人，一齐往马背上一按，整个人象一只怪象，一只巨蝠般掠了进来！

文胆刘是之叱道：“小心！”一扬扇，已护在池日暮身前！八名护卫，同时拔剑，这八人想必平时训练有素，动作一致，以致在拔剑时只有一声响。

那抢进的两名大汉，一个一抡板斧，把一名剑手的脑袋劈成两片。

另一人使的是镗铁拐，一拐把一名剑手打得鲜血狂喷。

但另外六名剑手已围住了他俩。

这两名汉子一见不能马上得手，倏地同时往下一伏便滚！

两人一伏之际，那在门口停轿的两名脚夫，一名突然奔至轿前，左手猛掀开轿帘，右手往轿轅一拍，只听一阵劲弩急响，足有上百支箭矢，破空飞射！

刘是之倏抓起桌脚，以桌面掩护，把池日暮纳在身后，那一张桌面立即变成了箭垛子！

其中两名剑手，立时被射成刺猬一样！

其余四名剑手，已散了开来，茶居里还有别的客人，也有人挨了箭，惨呼呻吟。

池日暮大叫道：“好汉住手！我跟你们何冤何仇，为什么下此毒手……”

话未说完，轿子里第二轮攻势又发了出来！

这次发的不是箭，而是各类各式的暗器！

又一名剑手惨呼倒下。

刘是之一面挥扇飞拨，一面呼道：“退后，保护公子要紧！”

三名剑手急想退回刘是之身前，但地上两名大汉，双斧双拐，已击折斩断二剑手足踝。

这情形极是紧急惶乱。

他们一动手，崔略商立即便想制止。

但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另一名脚夫，已扬手打出数枚物体！

爆炸立成；烟硝、泥尘、火焰，与人们的惨呼哀号，立刻交